历经风霜花亦香

——献给病中的母亲

■ 吴太尚

1

故乡
我血脉里一条剪不断的脐带
像一株野生的藤蔓那样疯长
无论我走到哪儿
它总是把我的思念
拉得又瘦又长
因为那一头
始终连着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生命之源
——我的成长之根
——我的至亲至爱

可是我那还算能干的父亲
早在1990年的除夕之夜
便卸下肩上的重担
收拾好病痛折磨的行囊
折断我们的血脉
作别西天的云彩
像一个逃兵那样
悄悄地蹓走了
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无情地抛下他的糟糠之妻
还有他那四个没成家的儿女
其中那个幺儿子
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初中生
在浑浑噩噩的青春期
触摸人生方向

父亲就是在这个夜晚
这个令人诅咒的夜晚
这个残酷而悲愤的夜晚
带走63岁的年华
头顶地下党的光环
身披子女多的枷锁
怀揣五颜六色的心事
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恋恋不舍地飘走了
没有留下什么银两
把无数折叠的遗憾
把许多沉重的哀叹
统统扔在
这个冰冷刺骨的寒冬腊月
给我们原本拮据的生活
雪上加霜
给我们原本阴暗的天空
迷雾茫茫
因为我们失去了
家里的顶梁柱
也失去了
经济的大靠山
只感到晴天霹雳
天塌下来了

好在还有母亲
用她那瘦小的身躯
努力为我们支撑起
一片灰色的蓝天
她用花甲
煎熬我们的黑夜
她用蜡烛
点燃我们的梦想
她用笑脸
驱赶我们的忧伤
她把阳光
揉进我们的迷惘
穿过稀星冷月
越过凄风苦雨
翻晒一个个发霉的日子
耕耘一个个温暖的冬天
将我们的生活咏叹调
谱写成人生进行曲

母亲经常对我们这样说
“不要灰心丧气
不要悲观失望
讨口子(乞丐)也有
三年瓜瓢运”
很明显
她是在给我们打气
……

2

让三个儿子都能娶个老婆
这是母亲那时的最大愿望
她是村里有名的媒婆
撮合了好几对美好姻缘
她不想让这个
成为人们的笑话
也不想让天堂的父亲
一直牵挂

母亲把柔弱的“孤寡”二字
用牙齿碾压成冷硬的粉末
播撒在心里的那块自留地
长出一株笑傲霜雪的腊梅
那年小妹出嫁
她竟凭一己之力
硬是把小妹的婚事
操办成一段佳话
让脸上那沧桑嶙峋的皱纹
荡漾着三月的风光
……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
那个愁云笼罩的时期
那个伤悲缠绕的时期
那个希望缥缈的时期
母亲似乎看破红尘
不靠儿不靠女
竟用养蚕赚来的钱
备好了自己的百年棺木

她是担心
给我们增添负担
因为那时候
我们前途未卜
我们茕茕孑立
我们流离颠沛
犹如池塘里的小蝌蚪
在茫茫江湖艰难摇摆
不知道岸在哪里
不知道家在何处

我们有望无望
我们有路无路
我们有家无家
只有疲惫奔波的灵魂
在血与汗的洗礼中
在笑与哭的无奈中
在现实与梦想的挣扎中
在世俗目光的切割中
像麻雀那样
丈量着地与天的高度
又似乌龟那般
沉重得寸步爬行
……
即使是一棵寂寞的小草
也有染绿春天的时候
因为季节不会辜负它
我就是这样的小草
没有被阳光遗忘
也没有让雨水错过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
我那四处漂泊的血色脚步
终于在一张张格子纸上
磕磕绊绊地踩出
一曲曲关于春天的旋律
让我在那个迟来的秋天
在我的那支笔尖上
收获一枚枚灿烂的稻谷
还收获一位心爱的姑娘

在我32岁那一年的五月
那个生命斑斓的五月
那个芬芳恣意的五月
那个薄如蝉翼的五月
我像一粒漂游的泥沙
终于沉淀下来
在成都安了个家

母亲高兴得心花怒放
她把所有的喜悦和欣慰
所有的骄傲和自豪
所有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
还有所有的扬眉吐气
全都系在一头猪上
让猪儿在她精心设计的圈套中
长成一件沉甸甸的礼物
膘肥体壮
丰富多彩

也就是在这年腊月
母亲带着礼物来到成都
让我的小家年味飘香
日子被滋润得油光闪亮

母亲是第一次出远门
带着憧憬走向他乡
就像当年那个坐轿的新娘

3

1950年的那个丰收季节
当知了叫完夏天的时候
当麦芽儿收割苍凉的时候
一支迎亲队伍
从蔡家塝出发
去杜家山迎接一个新娘
锁呐的音符撒落一路
欢乐的笑声堆满田坎
锣鼓的喧闹回荡山谷
……

从此
一朵花儿
便在芳菲四溢的蔡家塝
灿然绽放
这朵花儿就是我的母亲
那一年她约模十八九岁
正值豆蔻年华和含苞待放
村民们亲切地叫她“先生娘子”

虽然她的个子不是很高
也没什么文化
但肯定还是有点漂亮
也肯定长得还算丰满
也肯定还是相当能干
否则
我那身为乡村教师的父亲
不会被她轻易俘虏
父亲的那颗傲慢之心
也不会被她轻易偷走

他们像祖辈那样
先结婚后恋爱
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
没有房前屋后的呢喃
也没啥精神交流和相同三观
只有热血胴体的激情燃烧
只有传宗接代的古老图腾
只有相濡以沫的肝胆相照

从那以后
母亲便扛起了这个家
也扛起了她的世界
用她那柔软的双肩
左边挑着公婆丈夫
右边挑着大小娃儿
信奉着世代善良的格言
守护着古老贤惠的家训
让汗水在勤劳中闪烁
让心血在聪慧中璀璨
让母性在生活中荡漾
既当媳来又当儿
既当娘来又当爹
吃的是粗茶淡饭
穿的是破烂衣服
干的是牛马活儿
拉娃带崽和喂猪养牛
柴米油盐和勤俭持家
样样能干
处处操心
常常盘算
披星戴月为养家
含辛茹苦是糊口
支撑着酸甜苦辣的岁月
也支撑着质朴纯真的人生
她像母鸡那样呵护孩子
又像猎人那样守护家园

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
我的故乡跟全国一样
被一张美丽的宏伟蓝图
展望得热血沸腾
鼓噪得意气风发
男人们瞬间成为孙悟空
由农二哥荒谬成工人老大哥
离开春耕生产的第一线
到南江县大炼钢铁
用蛮力托举时代的野心
希望炼出一炉炉滚烫的神话
炼出一条条坚硬的奇迹
给贫血的共和国强身健体
挺起民族的脊梁
实现赶英超美的梦想

就是在这个特殊时期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
年轻的母亲临危受命
被大伙儿推选为副队长
带领全队妇女和姑娘
顶起男人们留下的天空
别看她是个小女人
——一个被封建社会的旧思想
缠了一下脚的小女人
可是干起农活来
一点也不输给那些大丈夫
不仅仅是抢种抢收
甚至还背着孩子耕田犁地
把田野吆喝得热火朝天
把季节搅动得沸沸扬扬
不让一粒粮食掉队
不让一株禾苗忧伤
更不让一块土地落寞

虽然母亲是个文盲
不知道为何要大炼钢铁
也不知道钢铁的战略意义
但她知道人是铁来饭是钢
一顿不吃心里慌
也知道自己这时候的脉搏
一定要与时代一起跳动
所以她把自己当成一颗露珠
努力地滋润着脚下的土壤
同时又把自己化作一滴山泉
默默地融入大跃进的滚滚洪流
不辜负乡亲的托付与厚望
不辜负土地的无私与奉献
也不辜负时代的狂奔与呐喊

在一次次汗水浇透阳光之后
在一次次微笑淹没疲惫之后
母亲扶着的犁却瘦了
她自己也瘦了
但她的神色和秧苗没有瘦
渐渐肥胖起来
并在她绿色的目光中
飘荡着金灿灿的稻香
翻滚着钢铁丰收的脆响
从而写下她人生最自豪的一页
留下一个女汉子的传说
在我的耳朵结茧成歌
在我的心里从不生锈
她好像就是一位英雄

然而
最让我伤感的
莫过于母亲年轻时
那一个个令人辛酸的形象
总是一副衣裳褴褛的样子
总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
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总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
总是经常把唠叨
变成怒吼和咆哮的样子
偶尔还有
因为子女的怄人
那一副偷偷抹泪的样子
又特别是
每一次在生产队借粮时
那一副求爹爹告奶奶的样子
……
一晃四十多年了
至今记忆犹新
仿佛一张张老照片
静静地躺在时光里
散发着母亲那时的艰辛
总是令我肃然起敬
也总是让我感慨万千
儿多母苦
这是亘古不变的事实
母亲这一生
不容易啊

4

不过
我的母亲并不完美
跟铁匠相差无几
与温婉娴淑也不沾边
眉也不慈目也不善
打骂娃儿更是家常便饭
而且一点也不心慈手软
动不动就把我们跪成一排
杀只鸭子给鹅看
要数我当鸭子的次数最多
因为我最调皮和捣蛋
不是偷了东家的果
就是拔了西家的蒜
一有风吹草动
便是我的临头大难

母亲一旦凶猛起来
就好像一只母老虎
力大无比身手非凡
好像经过专业训练
耳光拳头加棍棒
最好功夫是擒拿
就像老鹰抓小鸡
就像警察打罪犯
浑身疼痛
好像下了地狱
眼冒金星
仿佛到了太空

双腿夹头让屁股开花
这是她最擅长的一种打法
吃狗鸡儿都要自己养一个
这是她最爱骂的一句话
特别是当我16岁那一年
突遭厄运受伤致残
不得不辍学回家务农
成了一个累赘的时候
我已经让母亲大失所望了
她那经常性的恶毒咒骂
便成了我伤口上的盐
心里的痛
让我多次萌发轻生的念头
……
我那时总是对她怨恨在心
从没想过将来给她写诗
长大后才知道
那是黄荆棒下出好人
也才明白
“吃狗鸡儿”的深刻含义
也才理解
她那时的心烦意乱
原来
我们才是她的出气筒啊

母亲啊
您的粗暴还是有点成效
不然我就不会走向诗意远方
虽然您的狰狞让我数次领教
但您还是有很多孟母的慈祥
还有那生命教育的土方偏方
您除了打骂就是关爱
否则我们就会遭到虫害
一个个也不会勉强成才

记忆最深的
是您的那双手
那双粗糙而干枯的手
那双既刚又柔的手
总是在我们哭泣之时
将我们那些乱七八糟的心事
一次次抚平
一次次风干
一次次坚硬

记忆最难忘的
而是您年迈时
多少次站在屋后
目送我们的那个单薄身影
那个让佝偻依恋拐杖的身影
那个让蹒跚拉近距离的身影
那个让伤感挥洒泪水的身影
那个让颤抖撕裂离别的身影
又瘦又小
又高又大
成为一尊暖心的雕像
也成为一道凄美的风景
一直在我脑子里熠熠生辉
……
母亲啊
虽然您目不识丁
甚至还有点封建有点愚昧
但您那点点滴滴的甘甜雨露
却把母爱诠释得淋漓尽致
又演绎得完美无疆
像月光那样抚摸夜晚
又似大海那样拥抱溪流

人们常说
父爱如山
母爱似水
可是我的母亲是山水合一
一幅最美的中国山水画
胜过三峡
盖过桂林
既有张大千的泼墨写意
又有吴冠中的细致入微
让爱力透纸背
穿越时间跨越空间
把我的冰雪燃烧成水
在我的骨子里缭绕如氤

老天下雨的那些日子
便是母亲最安闲的时候
也是我们的快乐节日
因为她会给我们讲故事

母亲开心地坐在门槛上
一边缝补我们的寒酸
一边浇灌我们的心灵
针线在她手中游走
如蜘蛛织网
故事从她嘴里流出
似春蚕吐丝
她讲张三不孝父母遭到雷劈
她讲李四糟蹋粮食惹怒老天
还讲那个盲(傻)干儿子的大笑话
……
讲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
听得如痴如醉笑声不断
实际上她是在抛砖引玉
教育我们做一个怎样的人
良苦用心不是一般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
我写小说的那些文学才华
或许就来自母亲当年的
潜移默化
她在无意中培养了一个作家
而现在这个作家
正在写一首讴歌他母亲的诗
他在诗中
把他母亲比喻成一朵花儿
一朵他心中最温馨的花儿
一朵蔡家塝最生动的花儿
一朵大巴山最瑰丽的花儿

5

可是
再鲜艳的花儿
都有凋谢的那一天
我那耄耋之年的母亲
已不再是一朵鲜艳的花儿了
花瓣正在悄然凋落
花蕊渐被年轮风化
只剩下一片苍凉
依稀的闪烁着
昔日的韶华和芬芳

时光也是一只无情的彩笔
将她的满头青丝
染成一片银白
岁月更是一把残酷的犁头
在她的脸上沟壑纵横
而她那两只
曾经托起羸弱生命的乳房
布袋似的搭拉着
早已失去了历史的荣光
干瘪得面目全非
枯萎得难以置信
要知道
我们七个兄弟姐妹
一个个都是含着它
依偎在丰盈而温馨的港湾
讶讶学语的
前后跨度二十三年
哺乳期长达两千多天
书写一个普通女人的传奇
铸就一个平凡母亲的伟大
我们吃的是甘甜奶水
母亲吃的却是艰辛
吃的是劳累
吃的是苦头

当然她还吃猪腿炖海带
那是在她坐月子的时候
她总是故意留下
半碗残汤剩饭
让我在饥馋中津津有味
成为我童年的特别记忆
至今回味无穷
香味仍在唇边

然而
让我感到可怕的是
我的母亲现在成了一株老树
一株在风雨中摇晃的老树
更为恐怖的是
病魔已像毒蛇那样
在她那弱不禁风的躯体里
龇牙咧嘴
兴风作浪

它们里应外合
它们狼狈为奸
它们步步诛心
常常把母亲折磨得
痛苦不堪
甚至是死去活来
……

我摇头无奈
我叹息无语
只有在心里一次次祈祷
因为有母亲
就有我们的袅袅炊烟
因为有母亲
就有我们的浓浓乡愁
因为有母亲
就有我们的魂牵梦绕
因为有母亲
也就有我们心灵的港湾

6

孔子说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母亲啊
我不希望这样的无奈
这样的遗憾
再次强加在我的头上
因为父亲当年走得太早
辛辛苦苦一辈子
寒寒酸酸一辈子
风风雨雨一辈子
到头来却没有看到
隆冬之后的那片姹紫嫣红
也没有吃到
秋天里的那些累累硕果
我们只有在每年的某些时节
伫立在父亲的坟前
用香蜡点燃我们的敬意
用纸钱燃烧我们的哀思
然后在茅草萋萋的背景里
在香火跳跃的舞姿中
一边表演着作揖磕头
一边祷告着心中愿望
希望在冥冥之中
寻求一丝慰藉
加码在良心的天平上
平衡岁月沉淀的愧疚
弥补因自私而麻割的亏欠

这种缅怀逝者的祭祀仪式
说有意义也有点意义
说没意义也没什么意义
只不过是一种游戏罢了
让我们在古老的习俗中
挥霍着虚伪的虔诚
神圣着虔诚的虚伪

所以
我还想让古人说的
百善之首孝为先
在母亲生命的末节
继续发酵
依然像先前那样
做那只“跪乳羔羊”
学那只“反哺乌鸦”
不忘您的哺乳之恩
牢记您的养育之情
把责任浸泡在良心里
把义务焊接在行动上
把虚情假意扔在风中
摘下冠冕堂皇的面具
只希望您多活几年
因为在我看来
五六十岁的人了还有一声娘叫
这不仅是老天的一份馈赠
也是人生的一种福报
因为它能让我随时看到
一个动态的母亲
在暮色中摇曳着瘦瘦的风烛
照亮我回家的归途
吃着您煮的红苕饭
听着您摆的龙门阵
看着您脸上的笑眯眯
笑着您偶尔的鬼报怨
……
让我尽情地畅游在
温馨而安详的母亲河
清洗尘世的烦恼
品尝团聚的快乐
享受天伦的味道
而不是面对墙上的一张照片
让我在泪水中打捞您的音容
在思念中翻阅您的往事
在沉默中拷问我的灵魂
在追忆中鞭打我的良知

所以所以
我也不希望
您是一株随时倒下的老树
更希望
您是一朵花儿
哪怕是
菜园里的一朵萝卜花
哪怕是
冬天里的一朵野菊花
哪怕是
路边的半朵败叶残花
也能让我看到
春天的倒影
冬天的筋骨
时间的温度
感受季节的明媚与灿烂
感受人生的幸福与美好
感受上帝的眷恋与慈怀

就像您前两次的严重骨折
总是在伤痛中
一次次坚强地站起来
昂起不屈的目光
不向厄运低头
不向年龄认输
不向阴霾妥协

虽然
美丽的晨曦
已把我的满腔希冀
剪成缕缕烟云
虽然
夜晚的星星和月亮
总会在黎明登场的时候
黯然谢幕
但我还是希望母亲您
就是这样的一朵花

退一万步说
您即便是一株老树
我也希望您再发新芽
成为夕阳里的一道风景
成为安徒生的一篇童话
也让我
成为从前那个光屁股奶娃儿
在您的怀里撒一泡尿
把您气得又哭又笑
……

作者简介

吴太尚,20世纪60年代人,出生于大巴山的一个贫穷山村,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16岁突遭厄运,不得不辍学,当过农民、教师、编辑、记者。曾经为了生存浪迹于大西北、海南岛等地,淘过金、放过羊、挖过煤、晒过矿……备尝人世艰辛。后来成为自由撰稿人,主要从事长篇小说创作,有《情患》《活葬》《党委书记的48小时》《巴山儿女》《一张梅花图》《婚缘》《书记与富豪》等10余部出版,并有纪实文学《女兵蒙难记》、评著《雍正》等出版,深受读者好评,并主编一批优秀图书。